



情报杂志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ISSN 1002-1965, CN 61-1167/G3

《情报杂志》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论析——以《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
作者： 周文星
网络首发日期： 2024-03-21
引用格式： 周文星. 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论析——以《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J/OL]. 情报杂志.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167.G3.20240319.1732.002>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论析*

——以《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

周文星^{1,2}

(1.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23;
2.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 南京 210023)

摘要: [研究目的] 分析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有助于理解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及其未来前景,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 以历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为分析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探讨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影响因素、危害后果与中方应对。 [研究结论] 随着美国外部安全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情报界日益视中国为“首要威胁”,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愈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应基于对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趋势及其危害的全面分析,制定应对之策。

关键词: 美国情报界;威胁认知;“中国威胁”;国家安全;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01

Analysis of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Taking th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ports as the Analysis Object

Zhou Wenxing^{1,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2. Huazhi Institute for Global Governa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Analyzing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C)'s threat percep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ina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U. S. strategic competitive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its prospect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afeguar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method] Case study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s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eports so as to explore U. S. IC's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influencing factors, consequence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conclusion] The U. S. IC's threat perception and assessment of China has been dynamically adju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of U. S.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U. S. -China relations, perceiving China now a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U. S. and therefore posing an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should formulate its countermeasures based on an overall analysis of U. S. IC's China threat perception and its damage.

Key words: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hreat perception; “China threat”; national security; China-U. S. relations

2023年3月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在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时,声称中国正在加速发展在大规模冲突中与美国对抗所需的战略能力,包括在未来几年内阻止美国军事干预台海事务的能力,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主要的威胁”^[1]。与海恩斯同场作证的,还有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联邦调查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国家安全

局长保罗·中曾根等美国情报机构高层。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已达成高度共识,正如听证会当天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3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声称的,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情报对手”,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安全科技等领域将形成系统全面的挑战^[2]。作为情报生产者,美国情报界对全球威胁的认知与评估,为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情

报用户制定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的情报支持。系统分析情报界的对华威胁认知及其影响因素与危害后果,对于研判中美关系走向、维护我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情报界与“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1.1 美国情报界及其管理体制

根据美国国会在2004年制订的《2004年情报改革和恐怖主义预防法》,“情报”分为“国家情报”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指的在美国境内外收集的涉及对国家、人民、财产或利益构成威胁的所有信息^[3]。美国情报界正是一个致力于通过搜集和利用上述情报,处理美国外交关系、保护国家安全,进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共同体。情报界主要由18个军民情报机构组成,包括2个独立机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9个国防部下辖机构(含4个独立机构,即国家安全局/中央安全署、国防情报局、国家侦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5个分别隶属于海、陆、空、海军陆战队、太空军的美国海军情报局、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兵团、美国空军第16航空远征特遣队、海军陆战队情报办公室、第七太空三角翼部队),以及7个其他政府部门的下辖机构(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国土安全部情报与分析办公室、国土安全部海岸警卫队情报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情报处和国家安全情报办公室、能源部情报与反情报办公室、财政部恐怖主义与金融情报办公室)。上述情报机构都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情报生产者,按其主要功能可分为项目规划者、政府部门、服务机构等三大类。但由于美国分权制衡的权力架构与情报文化,美国情报界各个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往往更为复杂。

一般认为,因2001年“9·11”事件冲击改革而逐步成型的美国情报管理体制,属于网络状的协调型情报体制^[4]。在该体制下,由总统任命、经国会参议院确认的国家情报总监,一方面接受总统的直接指挥与管理,并担任总统首席情报顾问,同时向国会、司法部等政府部门提供及时的情报信息;另一方面是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首长,负责协调、监督和管理情报界所有机构的情报活动。另外17家情报机构是美国情报行动的具体执行者,它们聚焦于各自领域不同类型情报的规划和指导、搜集、加工与利用、分析与生产、评估等工作,对相关情报展开独立的竞争性分析与生产。由于仅对其负责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具有指导和控制权,国家情报总监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行使对情报界的领导,包括:(1)制定和执行“国家情报项目”的财政年度预算,该项目涵盖美国情报界除国防部涉军情报以外的所有情报计划、项目与活动,年度预算占整个情报

界预算的72%至75%^[5]; (2)确立情报界的目标、优先事项和指导方针; (3)通过协调情报界各部门管理和指导国家情报的任务分工、收集、分析、生产和传播。国家情报总监通过这种管理体制,强化对美国情报界的监督与管理。但作为情报界的一部分,国家情报总监和其他情报机构负责人一道,受到包括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等行政与立法部门的监督^[6]。这种较为独特的情报管理体制设计,有助于确保美国情报界在情报的相关性(与国家安全决策紧密结合)和情报的客观性(与国家安全决策保持距离)之间维持微妙平衡,从而提升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能力。

1.2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及其作用

《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又称《美国情报界世界威胁评估》报告,本文简称“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是根据美国国会年度“情报授权法”要求、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衔情报界其他情报机构共同完成的年度报告,每年由国家情报总监在出席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办的公开听证会上发布。自2006年发布首份报告以来,美国情报界在过去18年内共发布17份年度报告(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取消发布年度报告)。

作为美国情报界共同完成的重要情报产品,“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反映了美国18家情报机构对当年或下一个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直接、最严重威胁的战略认知与风险评估,规定了美国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的情报工作任务,体现了情报界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相关情报挑战的集体见解与共识认知。虽然美国情报界每年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报告的主要内容仍维持不变,既梳理和评估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网络和技术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罪、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经济问题,也对以地理地区进行划分的诸多传统安全威胁展开全面分析与考察,“为公众提供了了解国家安全风险的窗口”^[7]。

对于美国情报界乃至整个战略界而言,“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政策制定者、作战人员和国内执法人员提供细致、独立和不加修饰的情报,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2],已成为美国总统、国会立法者等政策制定者与执法者进行政策决策、制定预算和推进立法的重要基准,为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美军执行海外行动提供不可或缺的情报支持^[8]。此外,情报机构往往被认为较少受到党派纷争和利益集团的牵制,由情报界完成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因此成为外界观察美国情报动向、分析国家安全政策,以及

理解美国全球战略部署的关键研究素材。

2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2.1 报告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

比较分析 17 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发现美国情报界自始至终都将中国视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情报工作对象国，只不过会根据对外部安全环境的评估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逐年动态调整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据相关研究发现，美国情报界将“恐怖主义”界定为 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美国的全球首要安全威胁，随后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分别调整为“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2011 年和 2012 年再次回调至“恐怖主义”，但 2013 年至 2019 年连续 7 年都将“网络安全”界定为首要安全威胁，直至 2021 年首次并在 2022、2023 年连续 2 年将首要安全威胁聚焦于中国^[9]。这是美国情报界自“9·11”事件大刀阔斧改革之后，首次将美国情报工作的重点，由长期占据主导位置的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转移到对中国的全面关注。

美国情报界逐年强化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可从“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三个维度进行衡量。一是“中国”词频变化维度。据作者统计发现，美国情报界在 17 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持续提升对中国的关注度，有关“中国”（含 China、Beijing、Chinese、CCP）的频次整体维持在高位。就单一年度来看，2009 年、2019 年和 2023 年报告中出现“中国”的次数分别高达 70、125、148 次，是过去 18 年以来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关注度最高的三个节点，远超历年均值的 57 次（不计入 2020 年）。

二是话语叙事维度。美国情报界首次在 2019 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使用“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CCP”指代“中国”，由当年的 4 次增加到 2021 年的 5 次，以及 2022 年和 2023 年的 9 次。这反映了美国情报界企图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纳入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之中，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中美战略竞争。因此，对于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的话语叙事变化，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三是结构安排与议题领域维度。2006 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只是将中国作为“全球化和新兴行为体”的重要行为者予以介绍，虽然 2006 年至 2019 年期间 14 份报告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日趋负面，但只是总体上将中国列入“地区威胁”一栏进行评估。然而，以 2019 年为分水岭，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在当年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主要的情报对手，声称中国在网络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反情

报、伊朗问题等几乎所有议题领域都威胁美国安全，而且在 2021 年全新改版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将中国放在头号威胁的位置大篇幅地分析。2023 年度报告进一步提升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等议题领域和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空前挑战，声称应对这一挑战将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也开始更多地转向中国的内政事务，试图将更多情报资源与注意力投入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等议题^[10]。

2.2 影响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

比较分析 17 份“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发现影响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与评估的因素，既非单一向度也非恒定不变，而是根据其对外部安全环境感知和对中美关系定位的变化而动态调整。

2.2.1 美国外部安全环境因素 对外部安全环境的总体感知和评估，是形塑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的核心因素。2006 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直言“恐怖主义是对我们公民、国土、利益和朋友的最大威胁”，并表示“反恐战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我们[情报界]的首要关注点”^[11]。在 2009 年报告中，美国情报界虽然表示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持续威胁美国安全，但也指出中国所引领的东亚将成为世界“长期的权力中心”，从而可能给美国带来新的挑战^[12]。而在 10 年后的 2019 年报告中，美国情报界开始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寻求重塑国际体系和地区安全动态，导致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并蔓延至所有领域^[13]。这三份年度报告之所以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与评估日趋负面，与美国情报界对“9·11”事件、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评估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具体来说，美国情报界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充分认识到中国在协助美国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和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重大战略作用，此时中国自然不在美国主要威胁名单之列；但随着奥巴马政府撤出中东战场，恐怖主义不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事项，中国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框架下成为新的潜在威胁，非建制派特朗普总统的上台无疑加剧了美国对华负面威胁认知，美国情报界因此在 2019 年重申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周期内考察，同样可以发现这一点，即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正负面威胁认知和它对美国外部安全环境的好坏评估高度相关。

2.2.2 中美关系因素 除美国外部安全环境因素，中美关系因素是影响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最直接的因素。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的亲疏好坏直接决定了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美国情报界在 2010 年前后没有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美国愿意与中国携手解决全球重大战略议题,中美关系因而处于整体较为稳定的历史时期;而特朗普当选后,美国不再重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反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随之快速恶化,美国情报界对华负面威胁认知也随之日益凸显。根据相关统计分析,中美关系从1998年急剧下降并在2001年到达近5年的最低点,随后于2002年开始稳步上升,直至2016年开始再次急剧下滑至今^[14]。总体而言,中美关系演变的趋势线与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基本一致。当前,拜登政府坚信中国正在推行所谓“取代”美国霸权的长期战略,因此更坚定地推行其前任以竞争和对抗为导向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至今深陷紧张与对立^[15]。这也意味着,美国情报界未来将投入更多的资源应对其所谓的“最严峻的地缘政治考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2021年10月创设了两个以中国为工作重点的任务中心。鉴于美国两党日趋一致的对华政策共识,中美关系未来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美国情报界短期内不会逆转对中国作为“首要威胁”的定位。

3 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对我国的影响及其应对思路

3.1 对我国的影响

一是贬损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加了中国国家形象管理的成本。中国始终是一个致力于走和平发展之路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长期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红利,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性发展,以实际行动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美国情报界不仅漠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突出贡献,反而歪曲事实、虚构威胁叙事,抹黑和贬损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美方的不实之词固然站不住脚,却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不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公众来说,美国对华威胁叙事结构下的中国,绝非负责任的大国所应有的国家形象,无疑加剧了多数国家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一些调研研究发现,当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认知处于历史低谷,这与美国将人权、新冠疫情、台湾问题等议题嵌入“中国威胁论”的做法有很大关系^[16]。历史上来看,多数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该国良善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美国情报界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行为,显然增加了我国形象管理的成本。

二是进一步恶化陷入困境的中美关系,增加了双边关系重回正轨的难度。美国对华政策自2016年总统选举而明显生变,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加速美国对抗性对华政策的成型,中美关系因此陷入持续

的紧张和对立。如今,两国关系虽相较于特朗普执政后期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但遭遇国会弹劾的拜登总统既无力也无意于大幅改善中美关系。除了共和党的强硬掣肘之外,充斥在美国各大媒体的中国威胁叙事和日趋负面的对华舆论认知也已成为阻碍中美改善关系的主要因素。美国两党、公众和媒体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与美国情报界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情报界对华威胁叙事增加了美国其他群体的对华负面认知,而后者又反过来强化了情报机构对中国的负面威胁评估。美国情报界将中国界定为“头号威胁”,这一做法无异于对深陷困境中的中美关系火上浇油,增加了双边关系转圜的难度。

三是破坏中国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当前,美国不仅加紧在舆论话语层面力推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更值得引起警惕的是,美国正以这一虚构的威胁叙事为抓手,通过强化和利用其盟伴的焦虑感,协调与这些国家生成对抗性的对华政策。俄乌冲突升级一年多以来,美国错误地将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与台湾地区进行简单类比,企图通过强化中国威胁增加西太平洋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焦虑,为美国介入我国台湾问题捏造某种“正当性”。美国的战略部署与政策实践,正推动日韩等地区国家加速向美国靠拢,这势必破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影响中国和平崛起与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周边外交环境。

总之,美国情报界虚构的对华威胁认知与叙事,将给中国外交在地区与全球层面带来严峻挑战,增加我国的崛起成本。但长远来看,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影响又是有限的。一是美国情报界捏造并夸大“中国威胁论”会无限放大美国政治精英的战略焦虑,导致美国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强行投入高额军事开支疲于应对中国挑战,给美国带来更大的财政负担甚至招致灾难。二是鼓吹“中国威胁论”势必压缩中美在全球重大战略议题上所剩无几的合作空间。考虑到美国无法以一己之力应对持续增多且日益尖锐的全球挑战,中美战略合作的缺失必将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并不会因其虚构对华威胁叙事而变得强大,相反只会增加其“不安全感”,沦为威胁叙事的受害者。

3.2 中方几点应对思路

基于全面研判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中方可思考采取以下思路予以应对。

一是双管齐下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战略定力。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从未放弃谋求所谓“改变”中国,长期敦促中国采取与美国一样的西式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而当中国国力持续提升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美国又转而虚构“中国威胁论”以遏制中国。

无论是与美建交时贫穷落后的国家,还是当下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的坚定支持与共同努力下稳步推进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坚持基于其自身利益进行战略部署,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牢牢把控国家发展的主动权。尽管美国近年来持续炒作对华威胁认知,但中国坚持“以我为主”而不受外力干扰,在沙伊和解等世界事务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好评。一个拥有国家实力和战略定力的中国,始终是反制美国遏华的不二法则。

二是多维度积极塑造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如前文提及,大国形象管理的成败关乎国家崛起的命运。一个追求和平发展而非国强必霸的中国,是中国国家形象管理的应有之义。要实现这一目标极不容易,政府机构、专家学者、平民大众、报刊媒体等所有行为者都应携手积极参与,多措并举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管理能力。中国政府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对千年世仇在北京主场握手言和,呈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形象,胜过对外宣传的千言万语。但这并不是说宣传不重要;相反,中国仍需提升国际舆论与话语传播的能力和实效,尤其注重以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视角讲解和传递多彩多维的和平中国。前文提及的民调也发现,相比于45岁以上的多数民众视中国为“敌人”,多数美国年轻人对中国持有更积极的认知,其根源在于他们从更多元的渠道接收有关中国形象的“信号”。总之,积极建构中国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反向塑造美国对华威胁认知与评估的重要方式,也是从根本上解构美国对华威胁叙事的主要途径。

三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美国情报界对华威胁认知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所有层面,其虚构的威胁叙事对我国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开放包容和持续发展的思想体系,不仅包括国家安全的宗旨、基础、保障等五大要素,而且还厘清了发展与安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等五对关系。这一体系对于中方应对美国对华威胁叙事、全面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提供了关键、及时与全面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因此,应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精神,开启国家安全新格局,系统应对和及时消解美国对华威胁叙事。

4 结 语

美国情报界通过发布“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等方式,对所谓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各类威胁进行解读和评估,这已成为美国在和平时期通过“制造”外来威胁

凝聚内部共识,从而维持其全球优势地位的惯用手法。鉴于“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的相对客观性与战略重要性,尤其是在美国国会和拜登行政当局携手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比较分析历年报告,有助于把握美国情报界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战略界的对华威胁认知、动因及其后果。

本文研究发现,美国情报界日益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威胁”,不仅在话语舆论层面炮制和夸大“中国威胁论”,而且在国内外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层面予以跟进和落实,企图以此遏制中国崛起、迟滞中国发展进而维持其霸权地位,体现了美国一以贯之的霸权、霸道与霸凌底色。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提升和美国霸权的日渐衰落,美国的霸权面目将更显狰狞,美国情报界势必以更激进的姿态虚构“中国威胁”。尽管美方的对华威胁叙事在短期内对我国造成一系列危害后果,但长远来看美国并不会实现其预期目标,反而可能沦为这一叙事的受害者。美国政治精英理应思考如何通过改革美国自身而非炮制“中国威胁论”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否则,美国终将受困于这一威胁叙事并加速其霸权衰落。

参 考 文 献

- [1] ODNI. DNI Haines opening statement on the 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B/OL]. [2023-06-08]. <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sroom/congressional-testimonies/congressional-testimonies-2023/item/2373-dni-haines-opening-statement-on-the-2023-annual-threat-assessment-of-the-u-s-intelligence-community>.
- [2] ODNI.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6, 2023; 2-4.
- [3] ODNI. U. S.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 overview 2011 [R].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2011; 7-8.
- [4] 高金虎. 试论国家情报体制的管理——基于美国情报界的考察[J]. 情报杂志, 2014(2): 1-5.
- [5] ODNI.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udget [EB/OL]. [2023-06-08]. <https://www.dni.gov/index.php>.
- [6] INTEL. gov. How the IC works [EB/OL]. [2023-06-08]. <https://www.intelligence.gov/>.
- [7] Intel. gov.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 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B/OL]. [2023-06-10]. <https://www.intelligence.gov/annual-threat-assessment>.
- [8] Fenner M. How th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 will shape US policy in the coming year [EB/OL]. [2023-07-20]. <https://fiscalnote.com/blog/annual-threat-assessment-report-policy>.
- [9] 吴凡, 孙成昊. 美国情报界国际安全威胁认知变迁及对我国的启示[J]. 情报杂志, 2022(12): 6-15.

- [10] U. S.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Hearings [EB/OL]. [2023-06-08]. <https://www.intelligence.senate.gov/hearings/open-hearing-worldwide-threats-3>.
- [11] Negroponte J.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R].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ebruary 2, 2006: 1.
- [12] Blair D.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or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R].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March 10, 2009: 2-3.
- [13] Coats D.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R].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January 29, 2019: 4.
- [14]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外关系数据 [EB/OL]. [2023-06-18]. <http://www.tuiir.tsinghua.edu.cn/info/1145/5980.htm>.
- [15] 周文星. 美国霸权想象下的中国“大战略” [J]. 美国研究, 2022(5):49-66.
- [16] Silver L, Huang C, Clancy L. How 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shifted in the Xiera [EB/OL]. [2023-06-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9/28/how-global-public-opinion-of-china-has-shifted-in-the-xi-era/>.